

圩堤上的感动

□含山县林头中学 孙邦明

汛情紧急，保护家园，人人有责。7月16日上午通知待命，下午3点紧急出征，第一次上圩夜巡堤。

庚子年梅雨期漫长，河湖暴涨，圩区的住户，政府动员，已撤离安置。夜巡路过堤上一户人家，见门前围拢着警察和镇村两级干部。好奇问之，何故。“老奶奶，死活不肯撤离。”年轻的警察答曰。

细问，老奶奶，六十多岁，闲不住，喜欢清晨赶五里外的小镇，卖自家圩埂上种的菜。老圩大而单薄，当地政府一边加固严防死守，一边紧急动员，撤离圩区群众。唯独这一户老奶奶犟，再怎么劝，也无动于衷，似是“瞎子点灯，白费蜡”。

基层工作杂难重，没晓得这么费劲，大半夜的，老人家就是雷打不动，两个字“不走”。怕夜间危险，警察与干部们无奈，只好门外熬夜留守。

“找个政治教师动员动员吧”，年轻警察见党员教师上岗，活跃紧绷的气氛，开玩笑地说。

“政治教师，恐怕效果也不一定好，心理健康师倒可来此一试。必须打开老人的心结，这是上好的办法。”我脑海里急寻着解决之道。

长于农村的我清楚，乡村老人纯朴憨厚，不是没有觉悟。许是人越上年纪，越念家吧。俗话说，“金窝银窝，不如自己的草窝”。老人家可能是舍不得故土，离不开老屋，内心眷念着那份乡村的烟火情结吧。

看来动员这事不简单，得从心而来，循循善诱。规劝暂时躲避，安全后再回来，也许能打开老人家的纠结心窗。善后的安置，补偿的安置房，如若令她舒心安心，一样的也有老圩区乡村的情结，老人家也许会抛开倔犟，开启新的幸福活法。

零点已过，巡堤折返，一警察依然端坐老人门前。急问之，“咋样了？”答曰：“老人答应了，明天早晨和我们一起走。不放心，我们得留守一夜，看护着老人家的安全呢。”

洪水无情，人有情。听罢，我内心涌起一阵莫名的悸动。欢喜、轻松，抑或是他们坚守的感动、感谢，一起袭进我的心间。

二
零点，印象是大年除夕守岁的特殊符号。此时正无眠。

7月19日夜的零点，值完大堤夜巡，换班返回集结地。忽听见前方“一二一二……”的步令声和《强军战歌》的齐唱声，晓知一支英雄的抗洪部队，正在凯旋归来。

“人民子弟兵来了。”有人激动地大喊。列队的号令，嘹亮的歌声，划破午夜的寂静，格外得响亮与震撼，把巡堤人的疲倦一扫而光，倦怠全失。

“哪里有灾难，哪里就有人民的子弟兵。”今夜目睹到他们钢铁般的风采，还有幸与之并肩作战，内心的自豪满满的。

他们正值青春年少，身体虽稚嫩，意志却顽强，敢打硬仗胜仗。曾经见过他们史诗般抗洪的影像，快速装沙袋，跑步搬运，用有力的胸膛和臂膀，加固加高加宽大堤，保卫着人民的家园。面对管涌，他们用沙包在管涌处四周筑设围井，在出水处堵上小石子，用大石子加固，直至流淌处的水由浑浊变清澈；面对决堤，他们舍生忘死，不顾危险，依然决然跳进洪流，用身体挡住肆意的洪水；急流的水患中，他们护送着受灾的群众，顾不得自己的疲劳和伤痛……他们汗流浹背，满身泥浆，看不清脸庞，他们是人民群众心中最可爱的人。

微弱光亮下，那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，透出刚毅，也带有些连日作战的倦态。他们是驻守南京71集团军的临汾旅，一支穿越烽火硝烟、披坚执锐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英雄部队和我军历史上的劲旅先锋。他们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，昼夜奋战在巢湖水域，有的被卷入洪水，昏迷不醒；有的勇于担当，火线入党，把青春的价值书写在人民最需要最危险的地方……

由于前方的圩下午决堤，通向临时驻地的道路受阻，须绕道高速，才能赶回休息。又因缺少车辆，还有满身泥浆，手持铁锹的二十多名战士，待命路边，等待接送车辆。见此情景，大家纷纷走下自己的中巴车，并叮嘱着司机师傅，一定要把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安全地送达目的地，让他们好好地休息。

夜深沉，目送远去的他们，内心忽涌起一种激荡，那叫豪迈；一种心情，那叫安然。

为你点赞

□定远县城北小学 陆 琤 王 敏
所谓英雄者，敢为人所不敢为，敢当人之所不敢当也。

——题记

曹志分是定远县城北小学的一名普通教师。

7月15日中午，他结束上午的中考监考后急急忙忙地赶回了家，准备简单地吃口饭稍微休息一下，再继续下午的监考任务。推开院门，院子里静悄悄的，应该是邻居都吃过午饭休息了。他走了两步，突然闻到一股塑料被烧焦糊的味儿，四下张望了下，发现隔壁出租房房门虚掩着，里面冒出缕缕黑烟。他心里一惊，想起来这个租户是位年过七十的老大爷，孤身一个人，生活多有不便，邻里平时都注意多照应着点。

“大爷！大爷！你在吗？”他喊了几声，一边快步走了过去。

里面没有人应，焦糊味儿却更重了，黑烟不断地冒出来。

他顾不得什么一把推开门，“咳咳……”他猛地被浓烟呛了口，捂住口鼻睁大眼睛努力向里面看去。只见黑烟滚滚充斥了整个房间，一台电视机成了一团火球，噼噼啪啪的，火舌蹿起，贪婪地舔上PVC吊顶。“咳咳咳……”一个佝偻的身影提着件棉袄在拼命地扑打着火头。

“不得了了！起火了！救火啊！”邻居大妈也被惊动了。“大爷！赶紧出去，赶紧的！大妈，大爷，你们都离远点，危险……”曹志分当机立断，他大声喊着，连拉带拽地把老大爷和大妈带到安全的地方，然后飞快地跑回家。“起火了！儿子，快打110！不对，119！”没等他俩反应过来，他抱着灭火器又冲了进去。连喷了三瓶喷雾，火势稍稍弱了些，能见度也好了很多，他这才发现电视机的电线插座竟然还连着，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连忙断了电源。这时候，房东大哥赶了来，从他家抽了两三桶水，两人齐心协力，才彻底把火扑灭了。

站在院子里，几个人惊魂稍定，看看火后的现场都是心有余悸。房间里的吊顶已经烧得面目全非，电视机成了黑乎乎的一坨，空调、被褥和墙壁都被烟火熏黑了……更可怕的是隔壁堆放着满满一屋子的废旧物品，还有巷口的电缆线……如果不是发现得早，扑救及时，一旦电视机发生爆炸，火势蔓延……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曹志分顾不上休息，安抚好老大爷，又帮忙把房间冲刷了一遍，等回到家累得差点瘫在地上。爱人看他一脸的黑灰，一身衣服被汗湿了，脏兮兮地巴在身上，又是心疼又是害怕，忍不住数落，“就看你忙得很，不要命似的，电视机要是爆炸了，那多危险啊！”

“遇到了总不能不管，再说，火真的烧起来就危险了。”他不以为然，“赶紧给我找衣服换，下午还得监考。”

“哪有衣服换啊？天天下雨，洗了还没晒干。”

曹志分发愁了，“那我下午穿什么？”

“爸！”一直没出声的儿子开腔了，“你穿我的吧。”

曹志分一阵激动。要知道儿子向来讲究，自己的东西看得紧，难得如此主动大方。

“谢谢儿子！”他笑着。

儿子竖起大拇指，满满的赞赏和骄傲：“老爸，你就是英雄！”

——所谓英雄者，就是敢为人之所不敢为，敢当人之所不敢当者也。

一直以来，我们都以为英雄离我们很远，远得光芒四射，只能仰视。实际上，英雄离我们很近很近，近的可能就是我们身边最熟悉的人。正因为有他们，我们才对社会充满了希望；因为有他们，我们才能安享岁月之静好。

为他们，一群平凡的人，我们的英雄，点赞！

光 □祁门县胥岭学校 孙祁岗/摄

苔花如米小 亦学牡丹开

□五河县第二中学 刘 生

千里长淮自桐柏山蜿蜒而下，到中下游，与浍河、滎河、潼河、沱河交汇在五河口。便有了得名于南宋咸淳七年（1271年）的古县：五河县。再奔腾东去，过浮山峡，入洪泽湖，最后流向广阔的大海。

五一小长假的一个下午，春光明媚，艳阳高照，约一位画画的朋友程绍锋同游城东的沿淮风景区，这是建于2019年的惠民工程。走近淮河大坝，只见一株乌桕树，如卧龙凌空横斜，在几株葱葱郁郁的女贞树的映衬下，更加遒劲。淮堤上羊肠小道直挂斜坡，黄土因行人踩踏，平而亮，好像一条飞瀑，若隐若现。朋友取出手机拍下这美丽的风景。

程绍锋：有画面感，疏密、主次、远近、虚实、明暗、开合、动静都有了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。画画就要处理好空间关系，对比关系，矛盾关系。

笔者：是的，书法也讲究轻重、大小、迟缓、粗细，大小、欹正。突出点、线、面，像胡抗美就很成功，他的线切割空间，有张力，使用长锋毛笔，在掌控之下，又有不可控，常常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
程绍锋：密不透风，疏可跑马，也就是老子说的“知白守黑”。书法家邓石如解释的更清楚，他说：“字划疏处可使走马，密处不使透风，常计白以当黑，奇趣乃出。”

笔者：清人恽南田说的更明确：“人但知画处是画，不知无画处，皆是画也。画之空白处，全局所关，即虚实相生发。”

程绍锋：有人认为毛主席的字不是书法，我持反对意见。主席书法从怀素大草中来，有源头。加上他诗人的气质和博大胸怀，大开大合，气势夺人。我敢断言，百年后当今名家，大多淹没，而主席一定会占一席之地。

笔者：毛主席书法自有他人格魅力，如《七律长征》中的“三军过后尽开颜”的“后”字，几乎占一行，这种处理是别人不能为，而且不敢为的。

程绍锋：现在书画界注重技法，忽视了个人独创，只是再现而不是表现。中外大家却不是这样。像珂勒惠支的画，展现她对人与社会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关注，渗透着浓浓母爱，表现了伟大的人文关怀。

笔者：明末公安派提倡“独抒灵性”，强调创作要表现个性、情感，不能照葫芦画瓢。“灵窍于心，寓于境。境有所触，心能摄之；心欲所吐，腕能运之（江盈科《敝篋集序》）。”

如吴冠中把西洋技法融进中国画的笔墨中，就表现出了中国性格，中国精神。

我不禁想起袁枚的那首小诗：“白日不到处，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。”两个小人物却讨论文化艺术的大问题，是不是像那小苔花？但是，我想，每个人就是一个社会细胞，细胞强大了，肌体就会强壮起来，整个社会必将繁荣昌盛。

凝望小路，白色如练，逶迤延伸，时隐时现，通向远方，诠释着艺术人生。